

一、午后的课

“同学们，有人说它像一条大河，也有人说像牛奶流淌过留下的痕迹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人知道吗？”黑板上挂着一张黑漆漆的大星空图，老师指着那条纵贯上下的白茫茫的带子问大家。

康贝聂拉首先举起了手，接着又有四五个同学也举起了手。乔班尼本来也想举手，可举起来后又很快放下了。他记得自己似乎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，那是由无数星星所组成的。可是最近这段时间，乔班尼每天在教室犯困打瞌睡，根本没有时间看书，也没什么书可以看，因此感觉对所有事情都稀里糊涂的。

老师察觉到了乔班尼的动作。

“乔班尼同学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吧？”

乔班尼赶忙站起来。

然而他站起来后才发现，自己其实回答不出这个问题。坐在前排的扎奈力回过头，盯着乔班尼扑哧笑出声来。

乔班尼张口结舌，难为情得满脸通红。

老师循循善诱地问道：

“当我们使用高倍天文望远镜观测银河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银河之中有什么呢？”

应该是星星吧？乔班尼在心里想来想去，却没有足够的信心说出答案。

老师看他这样，也感到很为难，于是望向了康贝聂拉。

“康贝聂拉同学，请你来回答吧。”

刚才还是第一个举手的康贝聂拉，此刻却扭扭捏捏，慢吞吞地站起身，不但没有回答问题，还半晌不吭声。

老师意外地看了看康贝聂拉，然后转向黑板，指着星空图说：

“好吧。如果用高倍望远镜观察这片白茫茫的银河，我们就发现无数颗发光的星星。你说对吗，乔班尼同学？”

乔班尼面红耳赤地点了点头，眼眶中却满是泪水。我知道答案呀，康贝聂拉肯定也知道。他爸爸是博士，我就是在康贝聂拉家里和他一起在杂志上读到的。读完那本杂志，康贝聂拉还从他爸爸的书房里搬来一本厚厚的书，翻到有关银河的部分，仔细讲给我听。我们俩还兴致盎然地看了好久那暗色的书页上星光璀璨的绚丽图片。

这些事，康贝聂拉怎么可能忘记呢？所以他并不是真的答不出啊。他是因为知道 I 最近打工很辛苦，每天早上和下午都在干活，上学也没精力和大家一起嬉戏玩耍，甚至跟他都很少说话了。

康贝聂拉一定是在同情我，所以故意装作回答不出的样子。想到这儿，乔班尼既感动，又有些心酸。他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也觉得康贝聂拉很可怜。

老师继续讲：

“假如我们把银河当作一条大河，那么其中的一颗颗小星星就像是河底的一粒粒石子和沙砾。假如我们把它当作是牛奶流淌过的痕迹，那么星星就像是漂浮在牛奶中的油脂颗粒。如果这样，那么这条河流中的河水又是什么呢？其实，星星之间不是水，而是真空。在真空中，光以一定的速度传播，太阳、地球也都‘漂浮’在真空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有人其实都生活在银河的河水之中。如果从银河的水中向四周观望，你会发现，在银河底部越是深淵的地方，星星就越是聚集，这就好比水越深的河流，看起来也越显得碧蓝一样。所以，银河看上去就像这样白茫茫的一片。大家请接着看这个模型。”

老师指向一块有许多闪光沙粒的大型双面凸透镜，继续说：

“银河的形状就像这样。每一个闪光的颗粒，代表一颗自身会发光的恒星，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。太阳大致在中央这个位置，地球在太阳旁边。

“同学们，请大家站在正中间，观察这凸透镜里面的世界吧。凸透镜这边较薄，只能看到星星点点的颗粒；而这边较厚，可以看到许多闪烁的晶体颗粒，也就是很多星星，远远看过去就像白茫茫的一片。这就是目前关于银河的理论。那么，关于这个透镜

到底有多大，以及里面有多少神奇的故事，今天就没有时间多讲了，下堂自然课上再讲吧。今晚是银河祭典，大家到外面好好观察天上的银河吧！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大家把书和笔记本收好。”

教室里陆续响起书本与桌盖开合的声音。随后，同学们起立向老师行礼，三三两两地走出教室。

二、印刷厂

乔班尼刚走出校门，就看见班里的七八个同学没有回家，正围着康贝聂拉，聚在校园角落的一棵樱花树下。他们正在商量到哪里拿些王瓜做成王瓜灯，在银河祭的晚上放到河里去。

乔班尼摆着手臂，快步走出了校门。

大街上，家家户户都在为今晚的银河祭忙碌着，有的人家在门前悬挂水松叶球，有的人家在柏树上装饰了一盏盏彩灯，热闹非凡。

乔班尼没有回家。他穿过三条大街，走到一家很大的印刷厂。他向坐在门口柜台后穿白上衣的胖男人鞠了一躬，随后脱下鞋子往里走，在走廊尽头打开一扇很大的门。虽然还是白天，但屋子里面亮着灯，许许多多转轮印刷机正在“啪踏啪踏”地飞快地运转着。一群头上或包着一块布、或戴着遮光罩的工人，口中像在

唱着什么似的念念有词，数着铅字，各自忙碌着。

乔班尼走到从门口数起的第三张高台处，向坐在高台后的人鞠了一躬。那人转身在架子上翻了一会儿，找出一张纸条，递给乔班尼说：

“这是你今天的工作量，可以吧？”

乔班尼点了点头，从台子下拽出一个小木箱，走到对面的墙角，蹲下开始工作。

这个墙角灯光比较明亮，铅字摆成了一堵墙。乔班尼蹲着用镊子捡起一个个米粒大小的铅字，一一放入箱子中。

一位系着蓝色工作裙的工友从乔班尼身后经过，开玩笑说：

“哟，放大镜小朋友，你又来啦！”

周围的四五个工人听了，淡淡地笑了笑，既不作声，也不回头看。

乔班尼时不时地揉会儿眼睛，又马上埋头挑拣铅字。

六点的钟声响起时，乔班尼将挑拣好的满满一箱铅字仔细与手里的纸条核对了一遍，这才拿起箱子回到之前那张台子前。那个人默默接过箱子，对乔班尼轻轻点了点头。

乔班尼鞠躬行礼，随后走出厂房，来到门口的柜台前。柜台里穿白衣的人默默递给乔班尼一枚小银币。乔班尼开心地笑了，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，然后拿起放在柜台下的书包，飞快地跑到街上。他快活地吹着口哨走进一家面包铺，买了一块面包和一袋方糖，向家的方向飞奔。

三、家

乔班尼一口气跑回了家。

他的家是后街小巷里一间简陋的小屋。

三扇并排的门左边有一个破木箱，里面种着紫甘蓝和芦笋。

两扇小窗子上都挂着遮阳的窗帘。

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您感觉好一点儿了吗？”乔班尼一边脱鞋一边问妈妈。

“啊，乔班尼回来啦！工作累坏了吧？今天很凉快，我感觉还不错。”

乔班尼走进玄关，妈妈盖着一条被单躺在里屋的床上。

乔班尼打开窗户，说：

“妈妈，我买了方糖回来，给您加在牛奶里喝吧。”

“啊，你先吃吧，我还不饿。”

“妈妈，姐姐什么时候回去的？”

“三点左右，她帮我把家务都做了。”

“妈妈的牛奶还没送来吗？”

“好像是还没送来。”

“那我这就去取。”

“慢慢来，我没事的。你刚回来，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吧。

你姐姐用西红柿做了点吃的，就放在那儿。”

“那我就先吃啦。”

乔班尼从窗边端过一盘装有西红柿的盘子，就着面包狼吞虎咽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“妈，我觉得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

“嗯，我也这么想。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呢？”

“因为今天早上的报纸写了哦，说今年北边捕鱼大获丰收。”

“可是，也许你爸爸没有出海打鱼。”

“肯定是去打鱼了，爸爸不会做那种会坐牢的坏事的。爸爸之前捐给学校的大蟹壳、驯鹿角之类的，到现在还摆在学校的标本室里呢。每次老师给六年级上课，都会拿去教学用。”

“爸爸还跟你约定，下次要送你一件海獭皮的外套呢。”

“就因为这个约定，同学们见了我，总会拿这件事嘲笑我。”

“他们说难听的话了？”

“嗯。只有康贝聂拉从来不会。每次大家取笑我的时候，康贝聂拉都替我感到难过。”

“他爸爸和你爸爸从小就是好朋友，就像你们现在一样。”

“是吗，怪不得爸爸以前常常带我去康贝聂拉家玩。那会儿多开心呀，我一放学就跑去康贝聂拉家。康贝聂拉家里有一个用酒精做燃料的玩具小火车，有七段铁轨组成的环形铁道，还有电线杆、信号灯，每当火车要通过时，信号灯才会亮绿灯。有一回，我们把酒精用完了，就试着用煤油代替，结果把油罐都熏黑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现在我每天早上送报的时候，也会路过他们家，可他家总

是静悄悄的。”

“你去得太早了，人家一家都还没醒呢。”

“他们家有一只看门狗，叫‘扎卫尔’，尾巴长得像扫帚一样。每次见到我去，它都会亲密地跟在我身后，嘴里哼哼呜呜的，一路跟到街头拐角处，有时甚至会跟得更远。今晚大家都会去河边放王瓜灯，它也一定会跟去的。”

“对哦，今晚是银河祭呢！”

“嗯，我去取牛奶，顺便也去看看热闹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去玩吧。不过千万别下到河里去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我就站在岸边瞧瞧，一个小时后就回来。”

“多玩一会儿吧。如果是跟康贝聂拉在一起的话，我就不担心了。”

“我会跟他在一起的。妈妈，我帮您关上窗户吧。”

“也好，关了吧，天已经凉了。”

乔班尼起身关好窗，收拾好碗筷和面包袋，迅速穿上鞋。“我走啦，一个半小时后回来！”他边说边走出昏暗的家门。

四、半人马座祭典之夜

乔班尼微微噘着嘴，似乎在吹着落寞的口哨。他独自走过两旁都是柏树的黑暗林荫坡道，来到小镇上。

斜坡下有一盏高大的路灯，散发着银白色的光亮。乔班尼大步走向路灯，身后模糊的影子像妖怪一般拉成一条细长的阴影，渐渐变得浓黑而清晰，时而抬脚，时而举手，好像在跟乔班尼玩捉迷藏似的，绕到了他的身旁。

“我是一辆气派的火车头！前方是下坡，要加快车速啦！马上要超越前方的路灯了！看哪，我的影子像圆规！绕了一大圈，绕到我前面来啦。”

乔班尼一边在脑中想象，一边大步流星地从路灯下走过。这时，他冷不防地遇见了白天课上的那个扎奈力。扎奈力穿着一件崭新的尖领衬衫，从路灯照不到的阴暗小路中出现，与乔班尼不期而遇。

“扎奈力，你是要去河边放王瓜灯吗？”

乔班尼话音未落，扎奈力突然从后面冲他喊：

“乔班尼，你爸爸送你的海獭皮外套呢？”

乔班尼的心猛地一揪，脑袋嗡嗡作响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扎奈力！”乔班尼大声质问他，可扎奈力已经跑到对面一幢柏树环绕的房子里去了。

“扎奈力为什么总是找我麻烦呢？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。他跑起来像一只耗子，还好意思对我说三道四！我没做任何坏事，却老被他嘲笑，扎奈力真是个坏蛋！”

乔班尼胡思乱想着，匆匆走过美丽的大街。茂密的树枝上闪耀着五彩斑斓的灯光。

钟表店里亮着霓虹灯，每隔一秒，猫头鹰座钟上的红宝石眼珠便会滴溜溜地转动一下。

一个海蓝色的厚玻璃圆盘上，嵌满了各种五光十色的宝石，宝石盘像繁星一般缓缓旋转。宝石圆盘对面还有个铜制半人马，也正慢慢向这边转过来。宝石圆盘的正中央有一张圆形黑底的星座示意图，在青色芦笋叶的装饰下，显得十分迷人。

乔班尼呆呆地凝视着那张星座图，忘记了自己正在想的其他事。

相比白天在课堂上见到的星空图，眼前这张要小得多。但只要对当日的日期与时间，当天晚上的星空就会如实地呈现在这个椭圆形的玻璃盘中。在玻璃盘正中央，白茫茫的银河倒挂星空，如同一条朦胧的白色带子。从带子的下方往上看，像是爆破之后升腾的水汽一般雾霭缭绕。

玻璃转盘后面放着一架带三脚架的小型望远镜，泛着金黄色的光亮。

后面的墙壁上，挂着一张巨大的星座图，在这张星座图上，各个星座被描绘成了形状各异的怪兽、鱼、蛇、水瓶等模样。

难道天上真有这样的蝎子和勇士什么的吗？啊，我好想去天上随意走走看看啊。乔班尼这么想着，在那里伫立良久。

忽然，乔班尼想起妈妈的牛奶还没拿，于是离开了钟表店。

尽管由于上衣太紧，勒得他有些喘不过气，但乔班尼依然精神抖擞地甩着手臂，大步走在街上。

空气清新凉爽，像清澈的水流一般在街道与店铺之间流淌，街灯掩映在青翠的冷杉和橡树的枝叶中。电力公司楼前，六棵法国梧桐上挂满了小彩灯，让人以为到了美人鱼的都城。孩子们穿着新衣，一边吹着《星星圆舞曲》的口哨，一边呼喊：“半人马座啊，快降露水吧！”

还有些孩子点燃蓝色的烟花，嘻嘻哈哈地玩耍着。只有乔班尼耷拉着脑袋，与眼前的热闹格格不入。他思索着与欢乐的氛围截然不同的事情，加快脚步向牛奶屋跑去。

不知不觉间，乔班尼已经到了小镇郊外。苍茫的星空下，伫立着一片高大的白杨树。

穿过牛奶屋的暗色大门，乔班尼来到散发着奶牛气息的昏暗厨房。乔班尼摘下帽子，喊道：

“晚上好，有人在吗？”屋子里一片寂静，似乎没有人。

“晚上好，有人在吗？”乔班尼又挺直了身子叫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，哆哆嗦嗦地问他有什么事。

“那个……我们家今天的牛奶没有送来，所以我就自己过来拿了。”乔班尼怕老婆婆听不见，放大了声音说。

“现在管事的都不在，我不清楚送奶的事。你明天再来吧。”老婆婆揉了揉红肿的眼睛，低头看着乔班尼。

“我妈妈病着呢，今晚没有牛奶可不行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你过一会儿再来看看吧。”话还没说完，老婆

婆已经转身准备回屋了。

“那只能这样了，谢谢您。”乔班尼鞠了个躬，走出厨房。

他走到大街上的十字路口，正准备转弯时，看见对面大桥方向的杂货铺门口，出现了六七个身穿白色校服的身影。这些学生吹着口哨，有说有笑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盏王瓜灯，成群结伴往这边走来。乔班尼对他们的谈笑声和口哨声毫不陌生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同学。

乔班尼本能地想避开他们，可转念一想，反而昂首挺胸地迎了上去。

“你们是要去河边吗？”乔班尼想这么打招呼，可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，怎么都开不了口。

“乔班尼，你爸爸送你的海獭皮外套呢？”之前碰到的那个讨厌的扎奈力又怪叫起来。

“乔班尼，你的海獭皮外套呢！”其他人也跟着起哄。乔班尼涨红了脸，手足无措，只想赶紧逃离此地，却看见康贝聂拉也在人群里面。康贝聂拉同情地看着他，又微微一笑，用安慰的眼神望着乔班尼，似乎在说“不要生气”。

乔班尼竭力回避他的目光，与康贝聂拉的高大身影擦肩而过。大家又各自吹起自己喜爱的口哨。在街口拐弯时，乔班尼回头望去，正赶上扎奈力也在回头张望。随后，康贝聂拉也吹起嘹亮的口哨，朝前边若隐若现的大桥走去。乔班尼心里突然感到无比凄凉，快步跑了起来。一群年龄很小的孩子叽叽喳喳地从乔班

尼身旁经过。他们觉得乔班尼跑步的样子很奇怪，看着他一起哄笑起来。

不久之后，乔班尼快速跑上了一座黑黝黝的小山丘。

五、气象环之柱

牧场后面是一片坡势徐缓的山丘。黑黝黝的平缓山顶在北方大熊星的照耀下，显得比平时要低矮一些，仿佛与大熊星连成一体。

乔班尼穿过被露水打湿的林间小路向上走。在黑漆漆的野草与奇形怪状的灌木丛中，那条小路像被星光照耀的白线，清晰而明亮。萤火虫在草丛中发出荧光，映得草叶在月光下碧翠通透。乔班尼心想，这些光芒很像刚才大家手里拿的王瓜灯。

穿过长满松树和橡树的漆黑森林，眼前顿时豁然开朗，天空无边无际。乔班尼仰望星空，白茫茫的银河横贯南北，山顶上的气象环之柱也清晰可见。眼前是盛放的风铃草和野菊花，香气袭人，宛如梦境。一只小鸟啾啾叫着，从山丘上掠过。

乔班尼来到山顶的气象环之柱下面，筋疲力尽地躺倒在湿冷的草地上。

小镇的灯火仿佛黑暗海底的水晶宫殿一样璀璨。孩子们的歌声、口哨声，还有隐隐约约的喊叫声，夹杂在风里传来。风声远

去，只剩下山丘上的青草默默地摇曳。乔班尼的衬衫被汗水浸湿，此时又湿又冷。

原野上传来轰隆隆的火车声。远远望去，火车看上去显得很小。乔班尼想象着车厢里熙熙攘攘的旅客，他们有的在削苹果皮，有的正在说说笑笑，各自做着不一样的事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又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悲伤涌上心头，急忙抬起头，把视线再次转向天空。

可是，无论他怎么看，天空都不像老师白天说的那么空荡荡。相反，他觉得天空越看越像一片小树林，或是一片空旷辽阔的大牧场。在乔班尼眼中，蓝色的天琴座变成了三四颗星星，它们一闪一闪地眨着眼，一会儿伸出一只脚，一会儿又缩回去，最后变成蘑菇的形状。山脚的小镇如同一片朦胧的星河，又像是虚无缥缈的烟雾。

六、银河火车站

乔班尼身后的气象环之柱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座三角标，像萤火虫一样闪烁着光芒。三角标的轮廓越来越清晰，如同新炼出的钢板，巍然耸立在青色夜空下的原野上。

这时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不可思议的喊声：“银河站，银河站到了！”



乔班尼的眼前顿时一片明亮，仿佛亿万只荧光乌贼的光芒瞬间变成了化石，嵌入整个天空；又像珠宝商为了抬高价格故意把宝石藏起来，却突然被人打翻，宝石散落一地。

炫目的光亮让乔班尼睁不开眼，不由得用手揉着眼睛。

当他回过神来，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先前看到的那辆小火车上，正不停地向前行进着。

啊，自己竟然坐在夜行轻便铁路线中。车厢里亮着一排排橘黄色的小灯，乔班尼望着窗外发愣。车厢里的座椅包裹着蓝色天鹅绒，但几乎空空荡荡，没有乘客。只有对面灰色的墙壁上有两个闪闪发亮的黄铜挂衣钩。

乔班尼发现在他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高个子男孩。他穿着湿淋淋的黑色上衣，正探出脑袋看着窗外。乔班尼望着男孩的肩膀，总感觉这个背影十分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他忍不住想问，探过头去刚要开口，那男孩却缩回头看向他。

那不是别人，正是康贝聂拉。

乔班尼正想问他是不是早在这里了，可康贝聂拉却先开口了：“唉……大家追了我半天，可还是没能赶上这班列车。扎奈力跑得最快，可还是迟了。”

乔班尼心想，我们之前说好要一起出来玩的。可嘴上却说：“要不我们再等等？”

康贝聂拉答道：“还是算了。扎奈力已经回家了，他爸爸已经把他接走了。”

不知为何，康贝聂拉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，似乎哪里不舒服。乔班尼也仿佛丢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心中有股莫名的感觉，便也不再说话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康贝聂拉望着窗外的风景，似乎又有了精神，兴冲冲地说：

“哎呀，糟了，我忘带水壶了，素描本也没带。不过没关系，天鹅站就快到了。我最喜欢看天鹅了，无论它们飞到多远的河面上，我都看得入迷。”

说着，康贝聂拉拿出一个圆盘地图，一边旋转一边查看。地图上有一条铁路线，沿着白茫茫的银河左岸向正南方向延伸。那张地图真是无与伦比，夜色一般墨黑的盘面上，一个个车站、三角标、泉水和森林闪烁着蓝色、橙色、绿色的亮光，像五彩斑斓的宝石镶嵌在夜空中。

乔班尼觉得自己在哪儿见过这张地图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“这张地图在哪儿买的呀？是黑曜石做的吗？”乔班尼问。

“这是在银河站的站台上得到的，你没拿一张吗？”

“哦？银河站就是我上车的那个车站吗？那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吧？”

乔班尼指着地图上标有“天鹅”站名的北边问康贝聂拉。

“没错。快看，那边河岸上的光亮，是月光吧？”

乔班尼也向河岸望去，只见银河河岸上闪耀着雪一般的晶莹光芒，银色的天之芒草随风摇曳，漾出一层层芒草波浪。